

希代

小渝

不夜猛男

内容简介

在一个漆黑、雷声大作的雨夜里，
一个溺死的“倩女幽魂”无声无息的“飘”出来，
而且全身湿淋淋、一脸哀怨的与他眼对眼、
鼻对鼻的近距离接触，嘴里还阴森森的嘟囔着：
“好黑……好冷……没有人陪我……我好困……”
当她尽完“女鬼”应尽的义务，
正想飘回去继续解嘲的时候，
没想到他这个讨厌鬼不但没有吓得惊声尖叫、
屁滚尿流，赶快落跑，反而一把抱住她，
张口咬上她的苹果脸儿，啊……他是变态呀！
竟然在“光天化日”下调戏女鬼，还对她上下其手？
最恐怖的是，他还是个“毛手毛脚”的阿都仔耶！
呃……真是恶心毙了！咦！他的胸前也有毛毛耶！
而且像小狗的毛一样软软的，害她一时熊熊冻未条，
好奇的伸手扯下两根，却没想到——他他他……
竟为了那小小的“两根毛”，要她“以身相许”，
夜夜做他的“床上的小兔子”和“专属安眠药”，
陪他胸对胸、手缠着手、脚巴着脚的“睡在一起”，
好让他能一觉到天亮，呜呜呜……她怎么这么悲情，
居然为了“两根毛”陪上她幸福的未来……

1

阳光从枝叶间穿过，撒落细碎的光影，浓密的树群则绕着红瓦大宅形成一道自然的绿色屏障。

大门口左侧的粗壮树干后，悄悄地探出一个粉红色的小脸，圆圆的大眼正紧张地窥探着门内的绿茵草坪上，是否有任何的人影。

咦？好像……没有人耶！

恬心白嫩泛着微微汗水的小手紧捏着妈咪为她缝制的粉红色蓬蓬裙，小心地探出脚来，紧张地瞄着四周，心脏扑通扑通像是快要跳出来了

……

她悄悄地吞了口口水，往空无一人的篮球场望了望。

咦？今天“他”好像不在家耶！大大的篮球场上不见半点人影，只有一颗篮球寂寞地卡在高高的框架上。

恬心慢慢地又踏出了一小步，再次确定没有看到任何人在，红红的小嘴才缓缓的吁了一口气，脚步也变得轻盈起来，快步跑过大宅门口。

就在她快要通过大门口时……

“小恬心。”突然，一阵如鬼魅般的声音传进恬心的耳朵里，当场吓得她瑟缩了一下，直觉反应就是要赶快逃跑。

“啊——”

突然间，她头皮一紧，及腰的麻花辫被人扯住了。

“痛痛……”恬心的眼眶马上蓄满了泪水，鼻头也红了起来。

一个修长的身影笼罩在她的上空，“你干嘛跑那么快呀？是不是在躲我啊？”少年带着优雅的英国腔调说，戏涅的声音里带有些许捉弄的意味。

“呜……痛痛……”恬心的头发被硬生生地扯断了几根，痛得她小脸皱成一团，赶忙自少年的手中抢回麻花辫。

“还人家啦！痛痛……”

少年本来想松手，但一看到她那双大眼正又

惧又怒地瞪着自己，马上念头一转，又拉紧了她的麻花辫。

“你让我抱抱，我就还你辫子。”少年恶劣地乘机要胁她。

“不要。”恬心嘟着小嘴，频频摇头，可话才说完，她就又大喊了一声，“啊！痛痛……”随即又有几根头发被扯离了头皮。

“让我抱抱，我就不再拉你的辫子了，不然，我就一直像这样拉着不放。”少年倔强地说，湛蓝的眼眸里闪着霸道的锐气，金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

生为独生子的德瑞·伦恩，由于身为外交官的父亲必须被派任至世界各地，所以，他只好寄读在英国贵族学校，由祖父监管。

他那世袭爵位的尊贵家世和优渥的环境，让每个人都对他必恭必敬的，长久下来，因而养成了他独裁心同傲的个性。

忙碌的父母难得和他见上一面，只有暑假时，他才有机会和家人团聚。

今年，他随着父亲来到位处于太平洋的亚洲

岛国，身处异乡的他，无意间发现一个粉红色的“洋娃娃”每天都会经过他家门口。

那个洋娃娃长得粉粉嫩嫩地，穿著蓬蓬裙就像个小天使似的，在他仔细的查探后，才知道她是隔壁邻居的小孩，名叫“恬心”，今年只有五岁，正是最好玩的年纪。

德瑞对这个洋娃娃感到十分好奇，于是，有一天，当他又看见她经过他家门口时，便冲动地出声唤住她。

她那大得几乎看不见白眼球的湿润黑瞳，在微微愣怔后，便朝他甜甜地笑了。

她粉红色小嘴边的浅浅酒窝，及随风轻飘的齐眉浏海，让德瑞原本平静无波的心湖，顿时翻搅骚动了起来。

德瑞忍不住捉着她逗弄了一番，但他淘气的举动却让恬心红了鼻头，泪眼汪汪的直瞪着他看。

自此之后，德瑞似乎欺负她欺负得上了瘾，每天下课后，都会堵在他家门口等着恬心经过，而可怜的小恬心，也从此坠入德瑞的“魔掌”中，无法逃脱。

“抱抱。”他摊开双手，摆明了就是要欺负这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娃。

恬心嘟着嘴、揉着泪眼，委屈地挪动小脚走进德瑞的双手间，让他如往常般地奸计得逞。

抱着软绵绵又带着奶香味的她，将脸埋进她温暖的颈项间，德瑞满意地笑了，他最喜欢闻她身上这种甜甜的味道了。

这个举动让恬心不舒服地左右扭动，并用稚嫩的声音直喊着，“痒痒……”小手则不断地推拒着他。

德瑞不高兴地抿紧唇，把她抱得更紧，甚至故意用脸在她的脖子周围磨蹭着。

他知道西方人的毛发向来都比较粗硬，每次总会因此而刮伤她那娇嫩的肌肤，可是，他就是讨厌她躲着他的样子！

直到在她细致的脖子上磨蹭出红红的印记后，他才满意地放开她。

恬心皱着小脸，忍不住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

呜……她最讨厌德瑞哥哥了啦！为什么爹地和妈咪都不知道德瑞哥哥欺负恬心呢？

“不准哭，不然我就把你丢下去！”德瑞语带威胁地作势要放开手，吓得小恬心连忙大声尖叫，小手小脚立刻紧紧地缠到他身上。

虽然德瑞才十二岁，但由于西方人的身形都长得较东方人高壮，所以，抱起恬心的高度便足以让她吓得半死。

“呜……爹地、妈咪，呜……恬心要回家……”恬心委屈地嚎啕大哭。

“不可以。”德瑞霸道地搂紧怀中的小娃儿，将她抱到高高的篮球架上坐好，语带威胁地说道，“你再哭，我就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。”

说着，他还故意放开手，双手叉腰地站在她够不到的前方。

恬心紧攀着身旁的铁杆，蓬蓬裙下穿著白袜的小脚因踏不到地的悬空感觉，吓得她脸色惨白。

“爹地、妈咪……恬心怕怕……”稚嫩的声音颤抖地呼救着。

德瑞不高兴地紧抿着唇，他不明白，为什么她那么爱哭？为什么她一直叫着她爹地，就是不叫他呢？

看着她那粉嫩的红唇像朵娇嫩的花儿无辜地轻颤着，德瑞更恶劣地要胁道：“只要你亲我，我就抱你下来。”

已然害怕得不知所措的恬心，一看到他伸出的手臂，就忙不迭地扑了上去，

傻傻地送上犹带泪痕的小嘴，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。

德瑞笑得极为张狂，任由她嘟起粉嫩的小嘴在他的脸颊上肆虐。他就知道，这世上没有他要不到的东西！

突然，他皱起眉头，“好啦！不要把你的口水也抹到我的脸上。”他受不了的撇开脸，被那些沾在他脸上的鼻涕、泪水，搞得失去了欺负她的兴致。

“乖乖坐在这里看我打球。”

他才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她呢！于是，他故意抱她坐在球场边的一张高脚椅上，让她下不了地。

这张高脚椅是他特地叫管家搬出来的，自从他发现身高只到他大腿的恬心有惧高症后，便老

是爱故意抱着她在高处玩耍，而这张高脚椅自然就成了恬心专属的“观众席”。

德瑞一个弹跳，拍下卡在篮框上的篮球，开始忽前忽后，运作自如地玩起球来。

闪着汗珠的柔软金发在阳光下昭昭生辉，湛蓝的眸子中，闪烁着耀眼的清澈光芒，配上俊美的面容和矫健的身手，他活脱脱就像是童话里走出来的王子。

恬心微张着嘴巴，傻愣愣地看着他穿梭在偌大的球场上，忽左忽右地射篮、投球。

太阳公公照着德瑞哥哥金黄色的头发时，会闪闪亮亮的耶！就像妈妈给她的发带一样。

德瑞一直打到汗水濡湿了衣衫，才喘着大气放下篮球，撩起高脚椅背上的毛巾，擦去脸上的汗珠。

他斜眼瞥见恬心正傻傻地看着自己，光洁的额头上泌出细细的薄汗。

“不是叫你要戴帽子出门吗？怎么又忘了？”德瑞没好气地用毛巾干净的一角帮她擦汗。

而后，他一把抱下她，牵着她的小手往大宅

走去，之前他早就吩咐过管家要在这个时候替他们准备好点心。

“德瑞哥哥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他无意识地捏着她肥嘟嘟的小手回道。

“妈咪说，德瑞哥哥喜欢恬心，所以才会欺负恬心，是不是？”她以软软的童音问。

他听了以后，原本稳健的步伐突然踉跄了一下，“是谁说的？”

“妈咪说的啊！”上回她哭着跟妈咪说她不要住在德瑞哥哥家的隔壁，因为德瑞哥哥都会欺负她；但妈咪却笑着说，那是因为德瑞哥哥喜欢恬心，所以才会欺负恬心。

被看穿心思的德瑞，不自在的立刻开口反驳。

“才……才不是这样咧！你长得那么奇怪，我才不会喜欢你。”他倔强地蹙蹙起嘴，颧骨上却有一抹羞赧的红晕。

见恬心没有任何反应，德瑞只好加强语气说道：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长得很奇怪吗？”

恬心傻愣愣地摇摇头。妈咪明明说她长得很

可爱呀！怎么会奇怪呢？

德瑞故意用手指指着站在门口的老管家，“喏！你看，老管家看到你会笑，院子里的园丁刚才看到你的时候也在笑，大家其实都是在笑你这张奇怪的脸，你懂不懂？”

看到她低垂了小脸，德瑞才满意地闭上了嘴。

他在暗地里偷偷做了个鬼脸，心里窃笑着，他才不会承认是喜欢她才去作弄她呢！因为他还要一直、一直的欺负她，直到他尽兴为止。

恬心愣愣地看着地毯上的花纹，心想，原来大家对她笑，是因为恬心长得很奇怪啊！

可是……恬心真的长得很奇怪吗？

一抬眼，又看见管家爷爷在对她笑了，恬心顿时难过的再次低下头。

呜……原来恬心真的长得很奇怪！

德瑞牵着她坐在落地窗旁，细碎的光影穿过白纱帘的细缝，洒落在他们身上。

在他们的面前，有一张雕着藤蔓缠绕的四脚茶桌，上头铺着一张英国风味的方格子桌巾。

围着白色短围裙的侍女，端来一组茶具和一

个黑森林蛋糕放在桌上，临走前，侍女还忍不住对正揪着发辫的恬心笑弯了眼。

恬心也直觉地对着她笑出两个酒窝，但随即又闷闷不乐的垂下小脸。

这个姐姐对她笑，是不是也觉得她长得很奇怪呢？

她晃动两只小脚，无意识地踢着蓬蓬裙裾，令裙摆翻起一层层的蕾丝波浪，天真单纯的心，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德瑞的话。

原来是因为她长得奇怪，所以，大家才会一看到她就对着她笑啊！

想着、想着，小小的心灵忍不住难过了起来。

“喝茶。”德瑞怕她苦，所以替她在茶里加了很多的牛奶，并将奶香味浓厚的茶放到她的面前。

“吃蛋糕。”没过多久，又把替她切好的树轮状褐色蛋糕送到她面前。

恬心用白嫩的小手捧起茶杯，那双纯稚的眸子，正透过花瓣状的茶杯边缘怯怯地看着他。

“德瑞哥哥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，说！”他半眯着眼，懒懒地凝睇

着她。

恬心把茶杯放低了些，看着他细软的金发在阳光下闪着银丝，她突然好奇地问道：“妈咪说德瑞哥哥是英国人，英国在哪里呀？离这里很远很远吗？”不晓得有没有比外婆家还要远？

“很远，要坐飞机越过整个欧亚大陆才会到。”看她一脸疑惑，根本不明白什么叫“欧亚大陆”，德瑞只好随便下了个结论，“反正就是很远、很远就对了。”“哦！很远很远啊！”她点点头，原来德瑞哥哥是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可是，很远很远是多远呢？妈咪说，德瑞哥哥一过完夏天就要回英国了，那么，“过完夏天”又是什么时候呢？

恬心咬着辫子上的缎带，出神地想着。

白白的小牙齿咬着咬着，竟不自觉的把缎带给咬松了，她轻啊了一声，小手急忙想试着绑回原来漂亮的蝴蝶结，结果却愈绑愈糟糕，最后整个辫子都松了。

咬着指甲，她愣愣地扯着散乱的头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？

德瑞伸出修长的双手接过她粉黄的缎带，“笨蛋，你是小兔子呀？这么喜欢咬东西。”他好笑又好气地骂道，赶忙把她的手指从嘴里“救”了下来。

恬心嘟起小嘴，鼓着双颊不说话。

讨厌的德瑞哥哥，老是骂恬心！

“喏！这个给你咬。”德瑞用小叉子叉起一颗大草莓放入她的嘴里，然后站到她身后，试着帮她扎辫子。

他笨手笨脚的试了好久，不但没编好辫子，反而扯断了她好几根头发，痛得恬心哇哇直叫。

一旁的女侍看不过去，笑着想接手，“少爷，还是我来吧！”

“不用，我可以的。”

德瑞皱起眉头，不服气地重新和她那滑溜溜的头发奋战，终于，在她哇啦哇啦的叫声中绑好了一条辫子。

“好了。”他满意地退后一步，审视自己的成果。

只要不去注意粗细不一的发束，和没有梳顺

的发丝，以及左右不对称的蝴蝶结，其实，这应该算是一条不错的辫子了，但如果与左边她妈咪绑的辫子相比，那就有点惨不忍睹了。

“好丑喔！”小女孩总是爱漂亮的，一看见头上那根绑得丑丑的辫子，就忍不住嘟嘴抱怨起来。

德瑞挑了挑眉，无所谓地说道：“不然我再帮你重绑一遍。”

“不要，你绑得好痛，不要让你绑了。”听到还要重绑一遍，恬心马上揪着两根长辫子躲到桌子底下。

德瑞耸耸肩，“不让我绑就算了，是你自己先把头发弄乱，我才帮你的耶！真是好心没好报。”他又没绑过头发，当苦没办法绑得很漂亮啊！

“出来啦！你不想吃蛋糕了吗？”德瑞敲敲桌子，示意要她爬出来。

听到他不再帮她绑头发了，恬心才怯怯地探出头。

突然间，她想到一件事，“德瑞哥哥，妈咪说我快要去上幼稚园了，到时候就会有很多小朋友陪我一起玩了耶！”她一脸雀跃地说道。

“我也可以陪你玩呀！”德瑞突然觉得她的笑脸变得好刺眼。她为什么要笑得这么开心咧？让他觉得有些生气。

“不一样，和小朋友一起玩比较好玩。”一想到有人可以陪她玩娃娃、玩办家家酒，她那圆圆的眼睛就笑成了眯眯眼。

“哼！”德瑞冷哼一声，气得推开椅子，看都不看她一眼的转身走了出去。

“德瑞哥哥……”被德瑞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吓呆了的恬心，只能愣愣地看着他走开。

德瑞哥哥……在生什么气呢？好奇怪喔……自从恬心宣布要去上幼稚园后，德瑞就没有再躲在大门后拦截她了。

小小的恬心不知道德瑞哥哥为什么生她的气，心里有些难过，每次走过他家门口，她虽然会害怕他又跑出来欺负她，可是，当她安全地走过去后，心里又有些怪怪的感觉，她情愿德瑞哥哥再从大树后面跑出来吓她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竟不曾再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几天后，恬心开始上幼稚园，新的环境和新

的小朋友让她感到既陌生，又害怕。

刚开始时，妈咪会坐在她身边陪她，在她慢慢地和小朋友玩在一起后，妈咪就愈坐愈远，甚至从她身边坐到教室后面，再从教室后面站到走廊去，到后来，不知哪时候，妈咪就不见了。

可是，恬心已经不再害怕了，因为她和小朋友每天都有玩不完的游戏，老师也有说不完的故事等着她听，每次下课后，她总会拉着妈咪说一些在学校里的趣事，并且期待着明天的到来。

新的事物冲淡了她对德瑞哥哥的思念。

直到有一天，老师在说睡美人的故事时，她看到故事书里的王子也有会发亮的金发，霎时间，她突然想起德瑞哥哥，而且认为德瑞哥哥的那头金发比故事书里的王子还漂亮。

那天下课后，她没有再缠着妈咪说话，反而背起小鸭子包包去找德瑞哥哥。

德瑞哥哥家的管家爷爷一见到她，就呵呵地笑了，他牵着她走到球场边，只见德瑞哥哥正和两个大哥哥在玩球，跑来跑去的没有注意到她，她只好乖乖地站在旁边等着。